

—[S散文苑]—

应微信群里朋友之荐，看了一场“木铎之心”的手札展。让我惊诧不已的是，手札展的主角是个老学究陶今雁先生。这个名字对今天的大多人来说也许陌生，但于我而言，却是久沐其露久浴其光的诗文前辈。

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，村友以一本《唐诗三百首详注》诱惑我，我一看作者名字为陶今雁，觉得名字好听，便以刘逸生的《唐诗小札》一书置换数月。细读下来，我与村友的诗文启蒙均拜二书所赐。可惜的是，后来我专门买了一本陶先生的唐诗注本，未及细读就被其他的版本所冲淡了，直至几次搬家，再也找不到当年的书。所幸的是，我因出版新书出入出版社，又一次得到了陶先生的新版书，如此多次来来往往，也算是有些缘分了吧。

这次观展是我意料之外的收获。一是我正好客居南昌，闲暇无事。二是寻找反复，尽管荐友为我办好了报备登记，当我驱车进入校园，还是有些懵圈，在不断地向同学问路，最后还是一位正在读书的同学主动带路才找到场馆。馆内锈迹斑斑，有些积尘，也许是久旷无人，显出一种秋后的萧瑟，好在有一个写明“木铎之心”的路牌指引着方向。二楼上的回环走廊同样是空寂无人，沿途所往，有一种逆时而溯的错愕，透过长长走廊过道，我进入了怎样一个时代。

在陶先生的师友关系导图下，我似乎找到了通往那个世纪一个传统化学者的心灵密码，沿着这条荒寒偏僻的幽径，感受到在不远的前后，一个背影摇着木铎，步履蹒跚。以毛笔为杖，以书迹为履，以文字为声。时而长袖阔舞，大江东去；时而杨柳春风，涓涓细流。时而上溯千年，指点秦疆汉土；时而遥感时岁，面晤唐宋风骚。更多的时候，又左顾右盼，关注起身边的事，眼前的人。在他的精神世界里，诗书词曲，文史地哲，彩练当空，五彩斑斓，激扬文字，笔走龙蛇。

你看，统一丰功百代扬，帝基万世场苍黄。焚书极尽愚民策，陈涉何曾进学堂。一首《秦始皇》指出了秦始皇

木铎金声

■ 黄爱和

的功过是非，也给后来者上了一课。凯旋鉦鹿秦军溃，进入咸阳火乱飞。不守关中归故土，汉中偏养沛公肥。项羽哦，你不守关中，让别人占了先机，成了你一生的痛，无尽的憾。在这样的世界里，陶先生纵横捭阖，笔底波澜。

据说陶先生为渊明之后，一生孜孜以学，教授著述之余，暇好吟咏，崇尚高士名贤。陶博吾先生有一联“养浩然正气，师羲皇上人”赠他。也许是陶姓诗人间的心有灵犀与默契，博吾老人不仅书法写得率性天真，联语更是英雄相惜，宝剑佳人。从今雁先生的诗集以《雪鸿集》《秋雁集》《寒梅集》为集名，足可以看出诗人生活的诗性与诗境的高格。我虽没有完整阅读先生所有的诗作，从展示的有限诗稿中，我更喜欢诗人与同校另一位教授诗人胡守仁先生之间的酬唱。也许是职业所成朝夕相处，也许是彼此性情相投互相理解，相诉起来，互为知音。陶先生的《唐诗三百首详注》再版三版或新的诗集出版，胡先生都要写诗相贺，陶先生分赠朋友送来的荔枝，胡先生更要吟出长咏致以谢忱。诗来书往，完整构成了那个情真意恳，知音难觅，古风不尽的高人雅士所特有的旧时岁月。

诗律同研讨，眸将五十年。斯人常猛进，侨萼共归妍。一册雪鸿集，先贤薪火传。老夫退三舍，不翅逆风船。

——题陶今雁教授《雪鸿集》

雪鸿已传世，秋雁又完编。两集成联璧，诗名罕比肩。闭门常拥鼻，琢句欲忘眠。我亦耽吟咏，笔端无此妍。

——今雁教授《秋雁集》继《雪鸿集》之后又将问世赋

赠一律即希吟正

陶先生更是深情流露，互答不尽。

戊寅仲冬《秋雁集》面世，即登门呈赠，蒙速以瑶章见惠，奖饰太过，因以长句为报。

青蓝亭畔柳婆娑，大好时光病里过。卅载有缘师永叔，一生何敢望东坡。深渐下里巴人曲，翻脱阳春白雪歌。

点亮生活的灯

■ 程跃智

厂大门口的树下，围坐了许多人。我走到跟前，看到孙姨右手摇动着补鞋机，左手扶鞋，补鞋机“咣当、咣当”响着，地上还有许多待补的鞋。

孙姨还没发现我到来。我说：“孙姨，您太辛苦了，喝点水。”我关切地说，“孙姨你要多保重身体。”她说：“你四个弟弟还在上学，开销大，你叔那点工资够干啥，不干不行啊！”

在那个年代，职工的生活都不宽裕，缝缝补补是经常的事，所以像补鞋、补衣服的人都特别多。孙叔每月几十元的工资，他身体还不好，常吃药，生活是紧张的。补鞋虽然挣不了大钱，但补贴家里柴米油盐还是不成问题的。有时单位还组织铁路职工家属干一些临时包工活，如卸货、搬砖块、人工砸道石等，孙姨就放下补鞋工具又去参加，一身灰一身汗，挣些零花钱。

补鞋匠的行当从古就有许多人瞧不起，认为是底层人干的力。我问孙姨：“你补鞋，会被别人看得低人一等，会议论你吗？”孙姨说：“不管别人说啥，我是靠双手干出来的！没偷、没抢、没骗，不理他，怕什么？”孙姨的一番话，打消了我的顾虑。对！是自己双手干出来的，不偷不抢不骗，不理他们。孙姨的话，使我明白了不管生活在哪个层面的人，都是要靠自己的勤劳，生活才会过得好。这

歌。夫子不嫌长指点，他年底可少乖讹。

——泰酬修人师

诗人间的互酬互唱，洋溢着彼此的真情诗性。现在读来，更感当年素朴风醇。胡先生岁已年长，提笔作书更是一笔一画，认认真真，颇见唐人风骨；陶先生作书，更多的是，以宋人笔意，写自家情怀，或行或草，或断或连，不见诗家情趣，学者风范。

老实说，我是第一次见到陶先生的书法，让我震惊的是，学人作书，沉淀内修，不以新奇豪特取悦于世，而以人品学问内外兼修，更见其沉着凝练，气定神闲。这不由得让我想起民国时期几位国学大师的书法，就周作人、林语堂、梁实秋几位，细看他们的书法，尽管他们谁也不是以书名世，但见识卓越，学问丰厚，作起书来，自然目下无尘，笔下生风。陶先生的书法以二王为正宗，多以中锋用笔，不激不厉，风规自远，正好是对当下书风的一种警醒，去躁积沉，去浮积厚。认认真真做学问，踏踏实实好做人。其诗更在诗外，把平常的日子，平凡的生活，活成诗性的意境，动如夏花之灿烂，静若秋菊之落英，古风尽显，古意盎然。人生高格，莫过于此！

如果不是同学来电话相催，我肯定还会继续看下去。整个展馆除两个学生在门口值班，就我一个观众，我不肯放过任何一个细节，末尾仍折回来重读一遍叶青先生所作的序文。我沉浸在书展所营造的环境中不能自拔，我喜欢这样的环境与意境，更仰羨那个时代的严谨治学态度与简单朴拙的人际关系。

感谢书展的策划方，让我做了一次短程的逆时旅行，哪怕是暂时挣脱眼前的喧嚣与嘈杂，沉浸在曾经的岁月里而顾首徜徉。那些隐约的背影，是那样熟悉又陌生，我想伸出手去，抓住点什么，除了内心的呼唤与挽留外，我满身苍凉。时光如川，斯人如梦，他们渐行渐远，不时摇着的木铎金铃之声，隐隐传来，在周边荡漾，寂寞且悠长！

是孙姨摆摊补鞋的初心。

孙姨不但在修配厂大门口摆摊给工人补鞋，而且挑起担子走村串户给村民补鞋。那时补鞋只收两分钱，多则一角。由于孙姨手艺好，收费便宜，很受工人和附近村民的欢迎。她从早七点出发，到下午五点才回家。中午自带饭，热心的村民帮她加热一下，抽空才填饱肚子。孙姨跑遍了附近的所有工厂和村镇，她挑担子一走就是三十多个春秋，从一位芳华青年走向了老年。

我曾经看过《行动就是最好的机遇》一文，讲述一个只有小学文化的农村妇女朱某为了供儿子上学，在北京一边修鞋、一边努力学习西班牙语，后来华丽转身为故宫解说员，在京买了房子，还供儿子大学毕业。她说：“不要去刻意寻找什么机遇，因为行动就是最好的机遇。”由于孙姨夫妇勤俭持家，供四个孩子完成了学业，后来都参加工作并成家立业。如今七十多岁的孙姨健康幸福，儿子买了新房，她与儿子一起生活。前几年孙叔病故了，逢年过节我都会去探望她。

三十多年过去了，在我的脑海中依然可以看到，中等个子、身体单薄的孙姨挑着补鞋的担子，风里来雨里去，穿行在去摆摊的路上。她真实、勤劳的心灯，时刻在照亮着我去生活、去工作。



夸我

抿着嘴假装听不见你呼唤
伸出猫爪挠你的心
挠痒了还要挠痛
挠出道道的血痕
只管跳上屋檐
看你气急败坏
心里莫名地快乐

你追了几条街来找我评理
待我转身时
你竟一时语塞
一堆的道理不如让我坐在你的怀里
拨弄你的耳垂
听你夸我冰雪聪慧
听你夸我貌美如花

夸吧
好好地夸吧
不知道天长地久有多久
不知道情深似海有多深
只知道你在夸我
哪怕是违心的
可我喜欢听

夸吧
那就继续夸吧
夸到天长长了，海也深了
我也老了
成了一束干花
花心里刻着你的名字
也一样的芬芳

来日并无方长

■ 黄华清

父亲临终前一天大清早打电话，问我是否有空带他去医院。我因当日有警务工作，电话安慰父亲次日去乡村接他来城，没料想，次日父亲就带着人世间的眷恋离开了我们。爆竹声、恸哭声响彻乡村寂静的夜晚。我跪倒在灵堂边，心里满是自责、愧疚和不安。

20世纪60年代，父母先后生下我们兄弟姐妹七人，缺衣少粮，日子过得紧巴巴。早餐时我们排成一条队，祖母盯着铁锅里热腾腾的稀粥，嘱咐先盛的人要为后来的人留米粒，还催促干重活的父亲先盛